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

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卷之四

南京戶部郎中門生徐材編輯
戶部郎中門生沈奎校正

書

與曹龍田貳守論均徭事宜書

今秋使節朝天小民不勝慕戀迺聞遄歸如戴父毋何厚德感人之深也久違提一瞻拜又聞諸公委重政務旁午不敢以疏野之踪上凟起居伏惟台諒附啓敝邑均徭人戶十年一輪小民苦於頓出兼之當役人下鄉倍追其直不勝擾害欲援蘇州屬邑之例年年均出派重爲輕一以寬頓出之煩一以免役人之擾用是具呈

撫公准行本縣查覆昨聞周觀翁更欲借重再議詳執
尊必能詳審利弊俯順民情大抵官府之法凡役於民
者必吏胥之所不便也其便於吏胥者必小民之所不
便也此法一行袪弊百端據籍可定其為民便不言可
知惟吏胥不得遂其欲必有不便之者然上之人可使
此輩遂其欲以惟高明留意決計早行所謂寬一分民
受一分之惠者也草草不罪

答陳生書

得來翰知尊事尚未結果患難險阻皆吾人分內事不
足介介懷可也僕往日遇不得意處亦如賢友今日
動心上來覺得天生世界高高下下本自如此既做舟

楫則風波之與安流都免不得妄生欣厭枉自勞心若仕學者分上說當使人人自得易簡之樂方爲俯仰無愧若了不得這 工夫終是成物上欠亦於成已有虧耳一丘一壑自老坰房此是區區不得已處大不安處賢友乃以是見與成吾過耶雖然自古無安眠獨坐見成聖賢事到頭來只絲去做此意賢友已自得之難與未見諒者言也

與王陽谷大尹書

別後 勝離索之感然道履從此可免涉險 處又未嘗不爲知已喜也海虞爲昔賢倡道之地禮樂絃歌舊有成法繼以新政邑廬當改觀矣口義刻已將半先奉

一卷就正 所讀本文不知就正否此書傳與諸友聚講菴中止據管見發揮良知之旨道心以爲聖賢之言無非此意讀聖賢之書者須以此意求之乃爲有得況精一之傳陽明已曾開端但未竟其說耳若條分縷析以會其歸似亦不能無望於後之人則區區所見亦不爲過用是因冉君之請而成之更俟同志闡而揚之則一得之愚不終泯泯矣大家文選并附上此雖文詞之書然昔人謂昌黎起八代之衰以其格古詞嚴一洗六朝綺靡之習譬如規矩準繩大匠不敢廢焉貴治先哲曾刻辨體一書亦是此意但所取太泛使觀者有博而寡要之疑故僕獨取諸大家 而彙之以備諸體此書則

於川中得之頗艱無以應同志之求儻因而繙刻以廣其傳幸甚但字尚有訛者須校正則可耳甚先此柬候容俟晤請教

某於去年秋守睢杖屨久違而心晤如昨忽打使辦科番道履安嘉忻慰無任兼聞政成之餘譽髦多士復建書院以續絃歌之舊講肄有所文學有傳吾丈作興之功不淺淺矣昔在聖門游夏二賢並列文學之科而子游之學尤為知要如數人則先傳本治人則先學道雖于一貫之旨或未盡合然學問之道由本而之末則易由末而之本則難游之學務本之學也比於口耳訓詁之教不可同日語矣迺今復賴高賢倡明此義豈非斯道

之一大幸歟示教不鄙欲使抗顏其間硏明高議此則決不敢當謹用誠告僕邇來多病不任衣冠巳謝絕諸友屛跡林泉豈復能出門酬知巳之愛乎稍俟清秋當作一不速之客一望清光醒心目也口義五冊奉覽領惠扇葛眞是當暑者着來清與清風來故人也謝謝不盡

示門人書

昔象山先生譏晦翁先生字字而議句句而論以爲不可此說未必然也古今學術從虞廷精一之傳說來只有人心道心兩端資諸口耳者從事人心者也反諸身心者從事道心者也口耳之學記誦愈多而身心愈晦則雖主敬致知之說日陳於前亦如程子所謂春泥矣

過於吾身心無分毫補益其爲字字句句議論誠有如象山之所譏者矣若求心之學則耳目所及皆爲思齊內省之資吾人今日去聖日遠舍誦詩讀書外無可用其心者則字字句句可放過乎某與諸友相聚於此終日所言皆字字而議句句而論者也某豈敢自謂有得於晦翁有得於象山特據本心所明與諸友商確不敢隱其所知欺其所不知爲就正地耳若諸友能各就自心所見反而求之或有合焉則某一得之愚不爲無益相與致力可也或未合焉則猶某心之有蔽也以教於某使某得因而爲自反之資是亦所以進某也若徒資辨說[illegible]皆於朱陸同異處比擬校量而不反諸心之所

安則某今日之言實啓爭端某乃二先生之門之罪人也豈某所願就正於諸友者之意哉

答李上舍某書

僕忝違貴地廿年于茲邇辱手教亟知尊翁捐館又聞俎豆祠宮悲感交集尊翁淳和樂易雖位不滿德而公論在人足稱不朽矣再枉佳章爛然簡冊尤徵世德可謂不忘大抵貴地山川秀美而田野膏腴宛然與南豊曾氏之文相似曾氏父祖子孫文章擅當世雖歐陽荊公亦所歛袵邇今復覩尊翁橋梓文世其家信乎地靈孕毓代不乏賢矣諸作俱已心醉惟許義近於竽瑟相拔恐非特好以此奉逆一言何如士大夫詩序屬雅訓述百

王至文則從同蓋時制所在聖人不能違也韓子亦時時作俗下文字已以爲醜則人〻〻爲好然畢竟以其所謂好者進此亦理之所不可易者乎僕筆硯久踈歸田日蒙故友不棄時出鄙見遂爲所傳不謂執事謬加收采且徵其餘然僕自以爲醜久矣豈敢復以其所醜塵大方乎不可虛來意之辱聊錄近作五六篇易解一部奉去亦冀執事之教我也

與冉通府書

僕忘言久矣且公庭之跡非林下人所宜預用是有懷未敢請教昨者舟中偶承虛受之益不能自默不謂執事遂欲爲之表章何敢何敢大抵僕爲此書苟同

然時見者其說有二一謂大學古本原無倒置一謂中
庸不見不聞當就人說然前謂陽明先生亦嘗言之矣
但未及如此逐節分疏耳請爲執事一說止之夫謂大
學舊本之無倒置者蓋聖賢立言各有攸當貴在虛心
玩索如誠意一章若以傳例言之則當如後章之例云
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而誠意章之上當別有一章云
所謂誠意在致其知者今上遺格致下不連正心而直
接聖經一章云所謂誠其意者此正聖賢喫緊爲人處
以明格致乃誠意工夫誠意之功實包致知格物其事
則貫身心天下國家如云愼獨獨即知也愼獨即所以
致知也學問自脩即致知之功恂慄威儀即物格之驗

盛德至善乃正心修身之極而親賢樂利則家國天下
之事也大學之事誠意一章言之矣工夫至意誠乎了
百當故傳文不別言格致亦不如正心修身諸章相連
而言而直云所謂誠其意者蓋以此也夫條日欲盡故
分而言之不得不詳工夫欲約故總歸於誠意中一而誠
意一章自不得獨與正心一章連也此愚所以斷斷乎
謂傳文之無差非因陽明之說而強附會之也乃若不
見不聞當屬之人則中庸末章固言之矣其言云君子
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人之所不見乃已
之所獨見人之所不聞乃已之所獨聞曾子所謂十目
所視十手所指而下文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

此則傳文明甚雖欲強附時說旁之於已而不可得者二義既明然後見聞口耳乃可反之於心而孔子孟子之言有入頭處僕自甲辰年歸日偶與諸友相聚一小三中不敢爲違心之言遂以告之有周生中立者從旁錄之極詳已承雅愛始於　人而得之執事既不以爲愚而收錄其言不得不敘其所以爲知己白惟賞我者裁而教之

謝縣大夫請書院中講學聘幣書

側聞會集諸友講學於魁肇堂中甚盛舉也但聘幣下及則非僕之所敢當也僕孱弱之軀卧病久矣兼之久覩耒耜頹然老農豈復可使強顏冒居師席仰玷尊崇

哉伏冀執事垂念平日誤愛之私俯賜微衷收回成命容病痊躬詣叩謝不宣

再辭本縣學師生書

辱賜徵書不勝欣荷學術之衰久矣得侍諸君子側耳教言豈非至願矧楚侗先生乃平日講學中友僕之所欲就正者第賤疾偶作不能趨命豈盛會所在天固靳之有不易得而與者乎謹用告辭伏希台諒雖有小柬復沂東先生會間乞為致意來教惓惓然即此是學何假外求夫乃借聽於聾乎錦川同野二君并諸友不及別言謹此均布容病痊之日躬謝

與文峯陳大巡書

聆撫台範頒發寬深兼蒙佳刻下頒得以備誦德政如
草木沐浴於膏雨中忘其大造之為功也此東南活人
之書豈止一時條教而已乎竊意古之成大事者必以
才而才以出於德性為良至於德性之成非學問淵深
良知真功者不能為也仰誦明公救荒一疏活百萬生
靈於暑蟄中而於國計邊備未嘗少損此豈徒才者所
能為乎他如江防經畧纖悉具備雖知兵者無以復加
而革弊釐奸使百司知所仰範則又今時所僅見者也
天為東南寔生我公不知吾民其何以尸祝之若區區
者惟知銘鏤而已聞還朝有期不任熟戀謹具短啓少
伸感佩之私外易解伴緘貺所賜入此舊乃僕林居所

成自念樗朽之材無補聖明冀爲此以仰賛同文之治其大旨所歸則以六經之書惟易有象無文故先聖立教先觀象而後玩辭欲使學者自得於言語文字之外而後之儒者註述雖多往往求合於辭　求通於象雖足以自成一家而於羲聖卦畫之旨遠矣用是冐昧紓其管見不識高明以爲何如昔孫明復著春秋[illegible]賴韓魏公上其書於朝而孫氏之言遂得以傳甲固非明復比而公則有志魏公者不敢爲知己默默也

與何吉陽少宰書

別後不獲一候顏色榮轉江右又未能一展賀私於鬱往之私有所未盡抱歉抱歉辱枉翰使遠顧寂寞之

誨語諄諄道義切至不惟仰見盛德若不足而休休有
容之量恍若面挹感荷何可言也家鄉自尊輿奉違之
後荐罹兵燹繼以供軍之費民不聊生大家什無一存
而中戶亦已去其七八矣所存者未盡遺黎惴惴朝夕
而天未悔禍江防日增未知將何底止也羣望我公一
來總制必有大撫綏者而薄福之人方豈能如願奈何奈
何示諭坐論玄虛之過至言至言比來朋友間雖素所
取信之人亦有不可信者古人云蓋棺事定真不虛也
不才家毀於倭寄孥城中而躬耕於野時誦明德期於
沒齒朽拙棄才夫何足道所願我公道德日隆功業日
富使後學有所矜式生民有所倚毗一慰野夫饑渴而

巳尊撫事即遣人自於邑尹究治之伏惟鑒徹

僮回辱手教具悉體道至懷不以浮言動心山林間之輒用增氣大抵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從古巳然但未有如 平日講學諸賢一綱而盡之有如此疏之甚者吾人性命固不緣此爲損益但在時事爲可慨耳今閩楚亂民東南水災西北地震俱變出異常所賴以扶持調變之者惟此正學乃復回抑使不得伸不知天意竟將如何也人便輒用伸慰伏冀自信益堅爲道加勉則眼前砥礪孰非益德之資反求身心更覺還[illegible]字 率佈悅不一 不僭越

答杜大尹書

辱手教幷示新詩仰見造履益純問學益進乃知患難
之益人為不少矣僕少年亦不甚省事妄意有為竟成
顛沛然而今日稍有所知未必不自困窮中來所願執
事益加操存大其所養以為他日大受之地風聞諸公
極知執事之屈此番心事更得明白大抵執事賦性伉
直更不疑人其取禍以此其受知諸公亦以此君子盡
其在我者而已旅邸不得時時奉候然此心惓惓如對
朝夕茲專价起居長至後尚容請教

答黃毅所道長書

昨領教言喜慰殊甚此學此理雖人人本有不外求
終是仁人借重高位則風化易行此所以為斯道

幸也俗學溺心之弊方今天下皆然而東南為甚仰藉
明公與楚侗先生交相誘掖士習其幡然乎顒候秋清
晉謁弁叨侍諸賢講席之末備承緒論草草具復不盡

與林艾陵書

濶別數年一會間各適其適譬如草木發生異地而生
意則同吾與兄雖謂之旦暮同堂可也尊翁年高而德
益進足驗順覲之樂弁會中諸友均乞借重致意吾人
學問頭腦不差則千里之遠可以神交古人上友下俟
其幾如此人回附謝塋之

答陳南衡儀部書

高風在望久矣山川遼邈過晤無由遠辱簡書殊慨傾

羲兼象垂示易教啓矇發瞶矣孰大焉蓋惟易乃陰陽變化之妙天地萬物皆陰陽變化之所爲古昔聖人仰觀俯察見得宇宙間近自吾身遠而萬物凡一草一木一毫一髮無非此理雖無圖亦自可畫雖無蓍亦自可揲必爲之圖爲之蓍者神之耳卦畫既立蓍揲既陳於是蓋以卜筮之官使凡有知者皆可因占得數因數得象而以心悟其理通於大道故後之九流百氏如律曆兵陣以至風角鳥占皆有得於易者有象數以通之也其不能通於大道者泥於術數不能以心悟之也後世儒者知術數之未盡而未得心悟之旨遂以象數求之辭爲易從而訓詁之訓詁愈煩而卜占愈遠不知易者益畫

之占無言語無文字者也彖繫之辭猶之占訣也循彖繫之辭以通六畫之理則其乘承比應盈虛消息之變燦然陳焉有非言語文字可得而殫述者安用訓詁為哉惟辭之求而不通於象則辭無所繫辭與象象與心了無干涉則占卦為徒設易道泯矣又不若術數諸家之說為餼羊猶存矣故僕妄意為之大旨以自信其說不謂千里之間獲我同志則又不待後世有楊子雲而後知之矣豈非斯道之一大幸歟尊作敘列諸圖極為詳備可使學者悟得此象此數無所不通但在學者分上看恐非其精神心術所到蓋卦互卦變啟蒙言之已詳至如卦氣支干與夫希夷所傳濂溪已於其中挑出

心悟一圖而爲太極圖其說至簡至易諸家之說雖多
大要不出此矣妄意謂橫圖亦不可少既謂之晝卦則
必有橫畫若前列橫圖由此而方之而圓之則互變老
少分合先後皆通然後總括之於太極一圖而歸之於
易原則綱領可尋心悟爲易蓋無言之言言之不言理
本如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大抵近世學術之弊病在
言詮則多言固不可然無言亦不可如楊明 先生發明
知行合一之說本以救訓詁之弊只因不曾於四書諸
經爲之毫分縷析使人無所持循故從事其學者不免
有虛玄之病此則列圖之不可多與易原之不可少其
義一也逍遙無由面晤孱下問輒陳狂瞽幸惟風便有

以教之

與周衛陽推府書

傳習錄奉覽此書發明心地甚切但俗學膠固未易入耳執事今日之疑卽然昔日之疑也然久而有得可以一洗支離之習又當有手舞足蹈不言而喻者深山有寶推不惜足力者得之未可以道遠而遽止也先儒語書雖多亦須擇其要者觀之如程氏遺書象山語錄最爲緊要而象山之言提醒尤切必欲大做根基絕塵而上則釋老二氏之書如楞嚴如壇經亦不可少蓋緣世人千病百痛須以藥石百方攻治之而後膏粱可施此僕之舊證頗明晰亦助保此餘生若高明稟受特異原

無病痛則又無所事此矣良工心苦偶爲知己及之

承諭讀書不能多記此不足爲病凡讀書而求記記而求多此正古今[illegible]術之弊知道者不取也蓋書之所載者道道具於心[illegible]也吾之讀書將以明心也反多記以爲心累乎於此[illegible]法焉凡觸吾目者但思其理理有未得必反復思之[illegible]求其明而記與不記無所容心如此積久則心愈明而耳目[illegible]接皆吾明心之用問學之資久久亦自能記可見心[illegible]則不求記而自記務博則心愈塞而記愈難然則多記乃冥心之道夫子以多見而識爲知之次蓋以此也[illegible]讀一部書破阿難多聞之病

開執事究心於此一[illegible]以[illegible]

與漕運南岷王公書

某等涵濡盛德傾心久矣僻處江鄉無階俾候仰惟我
公以碩德重望柱石東南國計所司天下攸賴豈止一
隅之運而已遐方小民悉公至德所有疾痛需拯援者
以某輩忝列衣冠冀爲轉達用是冒昧籲其衷悃惟高
明垂覽焉敝邑瀕江連遭倭患者五歲繼以水旱相仍
邑里蕭條野多曠土有司不忍百姓流離柔弱徵斂之
時糧米草率累及軍人以致陳情奉有欽依令本府交
兌薄示戒懲比緣明旨初下未敢有言但軍人一面之
詞言之似若可聽而關繫地方利害者非彼所知也本
府坐設上縣中隔越本縣遠者幾三百里置倉本以

為民也縣在江北而倉在江南追欲使渡江小民遠赴隔
縣輸納官府循舊規下倉亦越界而比較之不惟人情
不便亦恐於事體有所未安去歲蒙公鑒察幽微俯納
衆言暫令照舊於本縣水次交兌一時萬民鼓舞有若
更生有以知循復舊規之有待也至仁所在羣望攸歸
月今徵收已及本縣水次倉亦已移入城中可無他患
小民慕公哺乳之恩更起發棠之想仰冀俯念下情仍
谷小民於本縣倉輸納軍人於本縣倉交兌其糧米精
潔則生輩與有司任之一一仰體不敢有違儻沐垂仁
則
聖天子恤下之德我公體國之忠小民得以並荷其為

感激胡可勝言伏冀台炤

非偶因地方小事通名記室荷蒙不鄙俯賜鑒納至於管見亦荷甄收獎與過甚仰見大君子體國之忠裁成之誼古之休休有容者不是過也古人一言即爲知己況公之於僕累言而不足乎裁謝久稽歉罪歉罪茲緣敝邑公差之便敬具短啓附感激之私伏祈台炤示教

西原序文具領鄉道至懷竊意此　雖至宋儒而明然其間格致之條戒慎之論于人心終有未釋然者白沙陽明雖發其端而未竟其說也我公不日入輔發明精一之旨以仰贊同文之治天　其有往　广此天下之幸非一人之私也西原子　解老子近僕亦爲之弁上覽明

教草率炤原是荷

與巡撫觀所周公書

甲無似荷棠撫綏沐浴育者千茲矣緬懷明德

朝夕瞻依第山林跡縣不獲以時面愧爲歉諒公

亦不以爲罪也恭聞臨軒在卽期田野小民怙

公平日乳哺之恩所有疾痛卽冀一併施

行以滿分願據僕耳目之所見聞其切者莫如

糧役如江陰之糧役自嘉靖二十二年以來大戶存者

什無二三迺今中戶亦將盡矣邇來則中戶衣食稍

餘者亦且輕棄其產謀徙而去詢其故曰來歲編審

也如此是空一邑之中更無有餘之家矣來糧役何

人可充竊思自古危亂恒起於民之流離今流離
拯援之勢如救火追亡似有不容緩者僕牖目中不
勝惶懼謹徵諸往事參諸衆言究昔日糧役之所以易
充與今日之所以致弊者撰著糧役議一通繕寫成章
上塵左右仰惟我公撫巡已來東南弊政釐革者已什
之七八而弊邑蒙惠尤多如往年積粟萬石活百萬生
靈於閶城中又如近年復憲臣之駐劄於舊所仍糧長
之兌運於本縣此皆至德深仁未易殫述而革除庫役
一事掃蕩數百年東南大弊能使不自愛者無所容其
窟宅則又關繫天下國家大計有非一時一邑之民所
能私其愛者公德無涯而民望無已以民之心爲公之

心乃知今日糧役之弊在公心必有甚切而不容已者用是冒昧罄瀝愚衷以仰承厚德伏冀　聞之餘俯垂淸覽儻有可採早賜施行以振援遺黎慰滿羣望不勝欣願之至

與李漖川大行書

不奉教久矣遥想執事讀禮之餘造詣深純恨無由得侍聞所未聞也此心此理人人所同學問之道但不放手雖凡近終須到況高明者乎如執事者高明之材也而又好學不倦其誰能禦之僕衰年屏跡無復四方之志偶蒙當道諸公下顧時得一邂逅見有三數公者議論卓越超脫口耳豈天有意昌吾道耶何賢達之多也

但部意密詢聖賢遺下六經語孟似造道方法吾人須經歷一番思量一過方有着實不然未免對塔說相輪諸公之見亦或少此乎至如佛老之書今世學者皆知其為異端問其所以異則茫然不知此又何異未見供招而遽欲擬罪自以為知律也往日與朋友聚講留得口義數章近為同志所傳僕於聖賢遺言雖未能一一經歷亦不敢為對塔之談至于辯論異同亦非未見供招而斷獄者試往一册就正幸教之并附主靜說一通僕之管見如此不知高明以為何如

遠等議言具領體道至懷日新無窮豈勝嚮往所論二病亦世之通患而機則相因俗儒旣以訓詁困之而釋

氏又以清虛引之學者囿於訓詁不得不趨於清虛以
自解脫不知在我者本無束縛而亦未嘗不清虛也此
僕所經歷不敢自默謹貢一二以就正有道夫謂靜修
爲上達極則是矣至謂事物旁午動輒憒憒則所謂靜
修者于何而修耶吾儒靜修之道不外戒慎不覩恐懼
不聞故以人之所不見爲君子之所不可及夫戒于不
見是常靜也常靜常戒則即此戒懼功夫即是靜修靜
修工夫卽在動察裏非靜脩之外別有愼動之功也自
宋儒分存養省察爲兩功岐動靜而二之學者始以境
界爲靜于是不[illegible][illegible]惺惺動則憒憒之患不知存養省
察本無二功[illegible]去[illegible][illegible]是存此天理學者但戒懼以

慎其獨知不忘此心則動靜合一靜修在其中矣故動時不得力之說乃宋儒之誤而非心體之本然也又謂釋氏遺物自私不無可議却有超然自得處撥中脩云發而中節謂之和夫所謂和即自得也和本于發而中節則應物無礙處乃是自得處安有遺物而可自得者耶然則執事有取于釋氏亦宋儒訓詁之說困之阱之束縛之人戚人解脫即以解縛爲極則不知在我本自無縛無所用解也僕之困頓于此久矣賴同志諸友見教只守慎獨得反故吾乃今益自信知得昔賢所謂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者非虛語也執事高明特達此道可一超而入更不必別爲解脫之見但留以備一方作教

外別傳可矣若縣之見如此不審肯見諒否梁尊尚稽脩賀又聞有通倉之差此天以清閒之地資助進修古人云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承虛懷下訪無以為復但願執事做箇聖賢而已附便草草伏祈台照外近稿一通請教

與朱鎮山尚書

甲林居屏跡無意于人世久矣盛德在聆雖雲泥是絕而痌瘝之懷未嘗忘[illegible]歲劉司教至敝邑辱賜手札俯加存問緣乏便鴻[illegible]稽謝負愧于今仰惟我翁以平格之德左右昌期[illegible]功於天下[illegible]賴康衛之民惟知怙冒而已茲因[illegible]憲長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古并致

謝私伏惟台炤來教辱徵鄙言樗朽之材何足以勞斧斤第山林無事不敢自蔽其良知輒疏所羽翼就正有道云爾謹附上二冊以俟裁成內易解一通則成之貴地有得于誨言者亦多矣草率上言不罪荷甚

陽濱徐子曰伏讀吾師畏齋游先生手柬凡若干篇其所論雖不同皆自誠意中發出先生平日問學只在先立乎誠故與人酬答不問其聞道與否必盡其誠以感之以發動其良心而經綸天下之　切近精微之理無弗備焉其意可識矣昔年躡虎于戈倥偬中猶能不避險阻與百司周旋其間或為書諭兵或為之論戰守或陳其要害或為之籌畫設備周不動

中機宜救時危急以濟其變雖百世可行之良法亦不外是也豈徒言之文而已耶愚嘗謂問學之道誠意誠之矣意誠則心正而自然明覺萬物皆備於我家國天下可幾而理矣至於禮樂名物載在方冊其數可陳其義可知也豈必求之至隱至順乎哉唐之韓昌黎宋之朱紫陽皆以誠意為自脩之首愚故與先生之言益信

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卷之四

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卷之五

南京戶部郎中門生徐材編輯

戶部郎中門生沈奎校正

記

保定府重修廟學記

保定舊有學再建於弘治癸亥寧國董公傑知郡事時董公有才幹既新殿堂門廡又新櫺星門而更之以石工精材良役者用奮由是學之宏壯偉麗遂奕然為畿輔冠歷歲久違寖就圮剝廼嘉靖乙未今守同郡汪公堅復重新之規模矩度一雖董公舊而益恢以廣殿市地以擴基與夫建亭移祠備舞鑰器之舉或創或葺咸

比舊增美焉經始於是歲之秋而迄於來歲之冬凡用財若干而未常取諸其民用工若干而民亦不知其力之所自出也以故郡之士子感今追往思所以永二公之德而托教授趙鉦等徵記于予惟古人之教之法不惟德行道藝也於凡能食能言莫不有教焉古人之學之法亦不惟庠序黨遂也於凡造次顛沛莫不有學焉若是者何哉蓋身統於心吾身有人倫物理之常有死生禍福之變以至大而參贊經綸之用小而食息起居之微皆當自吾心達之亦當自吾心貫之者也教與學雖所以備其法而其無時非教無時非學者非法也我也其在我者誠立則雖不屑屑於法而亦自不戾於

法不然則雖博學澤潤堅行辨言飾於外者一與法悖

而此心不屬已入於非與爲之私矣奚貴教奚貴學也

乎三代之時治隆俗美而置兎棫樸之人咸有士君子

之風者由其得乎此秦漢以降取士之法屢弊屢更而

卒無由底於治者由其失乎此而已國家稽古求賢立

法之詳無異三代而二三君子嘗鐵輔之重又能先發作

興以仰承我

聖天子丕闡人文之意諸士子生是邦也其遊息有地

其造詣有方凡所以治心養性無一法外求焉者於此

而圖所以忠國愛君以無忝二三君子作興之盛意有負

哉亦惟自吾心求之而已夫講論課業固古春絃夏

誦之遺意而今日學校之所有事者也然古人之講論以明善而不徒資於口耳其課業以化成而不徒修於詞章吾能即講論以追古人明善之旨即課業以究古人化成之歸則吾之心即聖賢之心而吾之言即聖賢所以垂世而立教者夫亦何愧於聖賢乎惟不知反躬約取之方而徒假聖賢之言以爲聲利之媒則吾之身心不無於聖賢有愧而亦非二君子所以作興之盛心也夫作興學校有司責也迺今學校修矣有司之責盡矣而身心之所以修則吾於從事其間者不能無厚望焉諸士子其尚自勗焉可也

瀘州按察分司大觀臺記

而其功業之積累雖不成於已必成於人雖不行於今
必行於天下後世此達人君子一古今齊物我之道而
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也侯之心事既已如此而淺
見之士猶以起居飲食應變將略竊妄議其短長可謂
鯤鵬翔於寥廓而不免燕雀之笑者矣甲素知敬慕於
侯竊謂孔門正心之學惟侯知之而每以論者之不能
盡爲恨茲幸獲瞻拜祠下以訂其餘思而字棟頹剝容
飾弗稱無以導揚州人崇奉之意則爲經度其工費料
量其夫役凡故有者飾而新之繚以垣墻樹以松栢而
祠背山面江俯瞰城郭亦偉麗特甚每風日之朝帆檣
魚鳥行旅牛羊往來掩映于蒼煙翠靄沙汀竹

而予以無事間一登覽則天之高地之下異物冥會恍若侯之精神充溢洋洋乎與造物偕來也工旣畢復命僧二人守之而贍以山下之田久没於豪民者且發明侯之心事以告瀘之人使蒸嘗者有所感發不惟舉其禮焉則斯舉也於名教亦少補哉嘉靖戊戌孟秋吉日立

歸鶴橋記

初亭程君靜觀於遼海之陽者九十年諸有一空萬緣俱寂歸而視其家之所餘曰是物累也吾於死生貴賤且不有而是將安庸顧西溪之橋久壞弗葺遂捐以修之而取杜子天寒白鶴之詩與丁氏子華表之事題

名曰歸鶴蓋寓言也或以謂薛子丁氏子離世人也君
官侍御史以言論爲臣而忠拆其背輔有司之缺以利
病涉者與鄉人而義此其行非離世者矣是之名予曰
不然子之所疑於程君者迹也而予之知之者以心也
丁氏子違親戚棄妻子以從於仙程君屏勢利辭紛華
以從於道其迹不同其不染垢氛不汚泥滓之心一也
且丁氏子去家而歸已千年矣顧其城郭人民猶不能
無感况於市闕數年而鄉之少者壯壯者老俯仰倏忽
已若隔世哉數年尚爾况於千載之後公論明國是立
向之汨沒夸毗者已消磨歇滅而無所有而君之精神
心術獨與清風明月往來溪橋之上也則其感又豈

如哉此固橋之所由名而君未嘗無意也君名啓元豐之嘉州人歸自邊陽將有終焉之志既營茲橋遂築室於西山之麓瞻峨眉眺凌雲玩青衣之漲落以窺天地之盈虛消息若欲掃迹滅影以與田夫樵父爲伍焉者而名在世間世之人求之如不及不知果能得遂與否也予按部過州適橋成而君請予記焉爲書之亦以嘗程君使知歸之未可以果也

浮玉亭記

凌雲之南崖與烏尤相值者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江芳潤玉立其[illegible]音幽韻可攬而有也然以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羣峯競爽啓蓋未服深探而左覽不能一[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故游者是

莫之知也予往來茲山既厭足歲月而意未適然若詎化之妙別有會於予心者間或與客延緣巡邏於崑壁举崖叢翳蕪雜之間以與江山揚確其所而竟未之得執歲己亥江水新生忽聞泠泠之聲下出杖屨交響松竹予異焉俯而視之見石壁千尋傀神惝骨其外天宇四合巨浸茫洋冥坐其巔則伏嶂奔湍迴遡合杳恍若鈞天洞庭之奇飛舞而至斯山水之會也已欣然命工芟荊榛捐朽翳構亭其間亭成而茲山之美增倍冊行遠望青青如浮玉爰用命名而以告漢嘉守高登曰人之所取信者耳與目也茲亭在昔義弗聲乎耳景弗貌乎目乃今有作成達觀焉則夫耳目所及果可以盡信

乎知不可盡信而猶栩栩焉以[illegible]其爲足此府之所以有聯明理之所以有隱顯感物興懷不獨斯亭爾世高守具石請記其顛末遂書之

鶴泉記

壁山之崖有石室深廣逾仞中含流泉洞口舊刻石鶴莫究所始幽麗清絕可玩可娛給舍彭君汝寔未第時居之既仕而歸築室其旁讀書著文陶然自樂因自號爲鶴泉主人辭于聞而笑曰君殆所謂避日疾走走愈疾跡愈著者也人材之居世也猶貨之居肆然苟有其物則求者從之是故賢者以[illegible]者以材材知市上自堯舜下至周孔皆市於人者[illegible]有慣世

長往之徒飄然自放於江海山谷之間以與人羣屏迹自謂逃名而不知其瀟灑絕塵之風高蹈者已從而慕取其後則亦愈見其彰彰矣安所逃乎鑪鞲具而胎質成員者器於員方者器於方小大不齊均為世用道德材知亦天所以器乎人之具也今君躬穎異之資試於南宮而文範俗仕於朝而直聲動天子閒當時退居田野而嘗道之人交章論薦惟恐其不起其文學行誼已皦皦乎暴人耳目矣顧欲混迹若習以與茲鶴茲泉相為儔伍豈其情哉豈其情哉或以謂君君欣然曰吾惟不有於時以有茲鶴與泉也薛子欲使吾并鶴與泉不得有乎雖然天地之間物各有主既號於吾即吾其主

矣誰得而有之爲我謂薛子爲之記

泮宮圖記

東南諸山自海上來者蜿蜒委蛇西盡君山之麓西北諸山自北固來者屈折起伏若斷若連聳爲秦望峙爲卅里君山由里之間平疇衍沃東西可百餘里南北可五十餘里即其中濱江而邑者爲江陰邑居之中絃誦而處者爲泮宮宮前有池延袤百尋爲泮池潮汐往來崒焉其後連岡特起隱然有拱揖羣山之勢有閣負岡窿穹突兀高出一邑之上爲尊經閣憑欄遠望則山川之迴合城郭村墟之秀麗與夫雲帆魚鳥之往來晦明風日無所不宜以其避處一隅有江山之美而無送迎

之勞故吏茲邑者稱吏隱而吏於學官則隱之尤者也夷陵蕭君司訓於茲地凡六年而始有代府教授之遷將去而不能忘情也繪爲一圖而請於予曰古稱居官者長子孫吾子具育于此也願丐一言以示我子孫吾將朝夕玩焉予惟古道不作廉恥之風衰世俗之教子弟者稍知句讀則使習佔畢課文字爲利祿之謀其既得之也則藉聲勢憑寵靈爲榮身肥家之計求田問舍汲汲如不及若是者雖其故鄉之山水亦有所不暇顧矣矧官府猶傳舍遊宦之地猶逆旅有能留情戀戀如蕭君者哉夫遊心物外者不可束以潢汙之見而抗志塵表惟與世淡泊者爲能知之蕭君早棲而無尤心官

文不遇既遇又得遠地而無怨色此其中必有異於人者宜其不能傳舍官府逆旅江山而托諸此圖也夷陵當楚蜀之交名山大川之所會若以君之心推之又知其必不肯求田問舍而必寄情於其水某丘壑矣吾不惟為吾鄉山水幸而且為夷陵山川幸也遂書以貽之

信豐縣重修儒學記

夫人有血氣而形生有知覺而情生有禮義而倫生其形弗端其情弗和則其倫弗明聖人所憂也而教生教也者所以明倫而正其形達其情者也教必有師於是乎有釋奠之禮釋奠必有所於是乎有學校之設則夏校殷序周庠由此其選矣三代盛時無地非學而德行

道藝之教即行乎鄉閭族黨之中自井田壞郡縣立而學校廢復古者始即邑居立學而鄉閭族黨之學一切不有則郡縣之學實兼鄉閭族黨之制而郡縣學之教實盡鄉閭族黨之人其地至專而其教至重今有地數百里有戶數萬家而學校不修講誦無所舉其材之茂異者而棄之豈理也哉信豐在虔之南邑居秀麗生齒繁衍此予所謂有地百里有戶萬家者也縣雖有學而明倫之堂圮壞弗植此予所謂學校不修講誦無所舉其茂異而棄之者也辛丑十一月予按部至邑釋奠學宮大懼教化不立無以奉揚

明天子崇儒造士之典亟召今尼工徒具財用期以旬

月而工告成明年秋再至則輪奐翼然堂廡軒然誦習有所登降有階誾誾然鄉曾如矣獻酬揖讓鐘鼓在縣乃進諸士子而告之曰諸生欲明爾性乎盍觀於此堂矣斯堂也自昔而言謂之廢自今而言謂之修雖耳目異觀然而修者其真體也人之生獨無所謂真體者乎父子親君臣義別於夫婦序且信於長幼朋友非偽爲也或塞而不發發矣而或不中膠訓詁者滯經營玄妙者離性是棄之也然孩提之童知愛其親而不能使之愛他人之親行道之人可饑餓以死而不能受嘑來之食此奚從至哉真機之不容已也引而伸之擴其端而充之不猶堂之廢者修故者復乎顧堂作於人有費有

勞而任事之人或不能以自力則無以宜民而適變小
若性出於我而無待乎外也此其易於斯堂也無弗大
難者可爲况易乎在人　可勉况其出於已乎是可以
知性也已於是諸士子躍然而從油然而喜謀相與傳
其事於石而因署縣事同知張銓教諭羅宏等以告予
惟勞民勸相者有司之良而覩名思義諸生是固有之
矣以予言爲也獨其興作之歲月與夫好德之秉彝不
容泯也爲之記時嘉靖癸卯四月既望日

尊經閣記

尊經閣者何尊吾心也人各有心心各有經矣閣焉經
之有閣以立教也尊經之爲立教何也吾嘗求之未有

書契之前風氣未完人文未著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心猶之吾也又嘗求之既有書契之後道與時變俗與世更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心猶之吾也覇於漢此心不覇也夷於唐此心不夷也其廣大如天地其光明如日月雖聾瞽無照而此心一有覺焉即照矣雖偏倚失中而此心一有覺焉即中矣心之神其尊矣乎斯理也發之於卦爻則為易發之於政事則為書發之於性情則為詩發之於禮儀威儀五音六律則為禮樂發之於褒貶賞罰則為春秋夫是之謂六經經自心出者也吾學者求經於心而不求心於經不以經求心而以心證經則凡所謂[illegible]……溫柔敦厚

廣博易良恭儉莊敬屬辭比事之理皆自我得之若是者可以捐簡編遺糟粕達而在上則為帝為王窮而在下則為孔子為顏曾思孟為周程張朱陸至如近世儒者若白沙陳氏陽明王氏雖途轍不同求心則一夫是之謂尊經不善學者知經之為經而不知心之為經知求經於經而不知求經於心見其似而疑其真得其牝牡驪黃而忘其天機務博以為知助長以為行若是者雖其勳名塞宇宙文詞汗簡冊均之於心無得也於經無合也夫是之謂玩經尊經與玩經之教兼鶩並馳學者無所折衷不能不望於在上之人搆堂尊閣而表章之夫是之謂尊經閣噫閣之作也求心之端也反經之

源也扶世教挽頹風之機也棄其閣而弗爲是棄心也慢其閣而弗修是慢心也棄與慢有司責也吾邑雖僻處一隅然而季札之所生宣尼之所歷經之遺教猶有存焉有宮巍然有閣翼然環拱江山揭磨雲漢而輪奐弗飾尊閣無章當事者之憂也剝久而復於是乃有前尹錢君鍔備金於庫以經其始有大中丞沱村史公詢謀於衆以重其托有庠生某受事於邑大夫以董其成經始於某年月落成於某年月費倍而民不煩役重而工不勞皆一時盛美也僉謂事關風教不可無記以是諸士子以邑尹師氏之命徵文於予予惟僂賢之地學士大夫之所游息甲一不敏竊嘗過無[illegible]不能有所

建立以成此名又不能有所贊襄以供此役惟其發明
命名之義以與諸善學者講而求之則於作者之意可
以不孤而于心亦庶幾無愧遂不辭而爲之記

江陰縣新築楊舍城記

島夷不靖歲擾江南
聖天子赫然震怒爰驟誕命將出師折其渠魁既受
俘于明堂
天子曰吁咨爾蒸黎亦既痒止如水云潰曷崇其防于
時臣監察御史尚公某膺命而來按治茲土既飭寇度
聿宣皇仁相地所宜築五城於江海之上萬雉千雲摩
醜類罷迄於蒞任不敢犯其境而吾邑楊舍新城則所

策之一然其地臨界三方控轄吳會則此當事者以其濶遠鞭教嘯聚逋逃每為奸宄之所窟宅負販之所往來思欲題請建立縣治而羣議紛然未有成績嘉靖乙卯川沙柘林之寇盤據踰年羽知險阻遂分其衆爲三一從吳淞趨嘉湖一經孟瀆趨楊鎮其一從茲地入圍江陰攻無錫大肆焚戮民靡寧居者三年而禍猶未弭論者益思前議之當行而終未有任　事者至是公所經畧適與議符羣情咸服然猶私相語　然兵燹之餘府庫竭矣財將安出流移多矣力將安庸且有城而無兵以守猶無城也公意雖美將有終之難乎既而公移文所屬會計贖金之餘均給諸城而吾邑得若干萬若

千千財用充矣常鎮應募之兵二千餘人公於雇直之外人日給米二升銀二分使供畚鍤之用徒庸眞矣然將把總之官奉

旨添設而未有定所公曰以茲城居之所以遵明旨也規畫既周綜理有條廼授事於吾邑尹杜侯某俾遵行之先築叅府以昭具瞻次築軍營以處執役之士其次爲游兵把總司又其次爲廵檢司以處范濫之遷入者兵不民擾萬杵齊聲甫五閱月而工用告成公署之外凡爲門四爲營房三百間城以丈數之凡六百有奇昔之曠莽蕪爲偉觀民願數年甚於一旦望之者疑若天造地設恍不知其所自來也邑之父老感今念往樂公

之仁圖報無所而公以期滿將代於是相率請於杜侯願托之金石以永公德於無窮而侯以其文委之於甲甲惟志切者無淺圖謀遠者無近慮公秉監軍之任當羽檄紛馳之日豈不知委任責成聽其所為分別功罪以追一時之責而顧身履艱大為此勞且費之圖者何哉其志誠切而其慮誠遠也且夫東南之夷懸隔巨海非若西北之戎接壤於我也乘風而來剽掠而去非有攻城略地之志也待之者譬如穿窬然但高吾垣墉謹備之而已承平日久生齒蕃頫海胥腴悉為村鎮高甍大棟彌望無際[illegible]以[illegible]月伺而吾無城郭以保障之[illegible]藏安得而

不啓我心也司國計者鑒其所以失而圖其所以得則
我國初湯公和擧據險築城以壯其猷豈宜列戍
徵兵待若嚴敵夫寇而先困吾民也哉茲幸我
皇上之德同符
高皇而所委任之臣亦於湯公無忝用能發獨見於羣
疑之中布宏規於恒情之外保障有所捍禦有人而民
得免於流離失業之患則斯築也將東南之人世世子
孫尸祝于公豈一隅父老可得而私也然吾聞之彤管
之草君子取節則父老之情亦自有不容已者茲侯之
所爲屬而甲雖不文亦有所不容辭者乎是役也兵憲
熊公某與有勞焉而成公之志者侯也既紀其事而系

之詩其辭曰

惟明受命萬方畢臣孰勾烏夷逐利遺民千里海濤其塗沒歷孰是徵兵而以力逞以我所短攻彼所長孫薜不理浸成弓〻憲臣南來獨排羣議據險阨衝屯堡棊置遞築川沙𡐛營柘林爰及茲土連絡高深先聲所加羣醜胥息謀迨萬年匡我王國我有蟊賊憲臣驅之我有瘡痍憲臣噓之屹屹垣墉惟憲之猷芃芃黍苗惟憲之休蕞爾江鄉憲車戾止覩洛興思懷仁曷已皇有天險海無驚濤我詩我歌以比崧高

諭祭前太常卿張公碑文記

嘉靖甲子某月某日太常卿朱有張公卒于家訃聞天

子憫悼禮部遵令式具卹典以請詔曰可廼命翰林撰文命有司營葬祭天章下臨輝耀窀穸先時公以詿誤家居天子思念之不置忽一日遣中使至內閣問曰張衮何在當其時雖輔臣莫測也至是諭祭文有未膺大用乃遂投閒訃音來聞良用悼惜之語始知上之念公者意將復起之而今則不祿矣公為人小心謹愼筮仕二十餘年嘗一董學政兩為會試同考官一為鄉試主考又一為會試總裁官咸得人其在翰林也嘗與纂修大明會典校刊大學衍義又校對累朝寶訓實錄咸稱職此其所以結知聖上者故雖去位而上思之已沒而猶悼惜之使天假之年必將復用而其所建立當亦有

不止此者柰之何彼蒼不弔不使難老以酬知遇之仁惜哉部章既下有司欽承襄事且有日公之子鴻臚君鴻儀等猶思感泣伏念尊閣王言不可無所表樹亭于隧道立石焉又伏念祇承上德不可無紀而以予嘗辱公知俾序次顛末勒之碑陰以凝寵光於無窮夫其碑之樹也明有尊也臣道也可以教民忠焉其事之紀也明有親也子道也可以教民孝焉具是二美以重予托則予雖不文其容以無辭乃拜手稽首而爲之言曰衛明受天命聖帝篤生經緯乾坤搜羅俊英有斐張公南淦大貝發跡御科讀書中秘俾職御史學政攸司俾職詞垣綸綍所存崇厥典章石渠密語絲織編摩星垂晃

耀一為祭酒四典文衡茅拔茹連羣彥彙征幽風之亭無逸之殿湛露凝恩鈞天錫燕惟公在朝天子知之惟公在野天子思之宣問相臣特馳中使大用未遑奄忽長逝褒卹有典慰奠有章令終令始公則何憾洋洋聖謨光昭不朽屹屹豐碑煌煌螭首于以作孝于以勸忠微臣稽首敢告觀風

凝恩樓記

自海上不寧延及內地廢耕桑失農業

聖天子用政府議申飭有司增繕城壘而使村墅之民各自為堡其不能堡者因得以己意損益堡制創而為樓部符下頒王恩霈霑不惟農桑有賴民獲更生而高

深相形章景合皆能使騷人墨客左攬右挹隨取隨充而潛心道術淩煩嚣以探要眇者于冥搜亦有助焉豈若宦遊之士倦而來歸其偉奇鬱積之氣被於胸中磊塊屼嵂不可收拾亦得以委頓於此以與圖書鷄犬相周旋此皆樓之所有恩之所餘可以神會而不可以迹求者也吾邑環山繞江其以原林麓之美多散漫于平蕪淺渚茅茨草樹之間而以臨瞰無所不能自呈至如予者顓愚侗蒙藝業之不工道術之不審窮老投閒無所于用然以嘗待罪禁垣竊官方岳平居嘿嘿念則金馬玉堂之壯麗高山大川之宏闊時或往來于懷而其憂愉舒慘之情屈伸俯仰之變亦有推之不可遣之愈來

庶幾所謂倬訏鬱積磊塊光,推而無所傾瀉者皆于斯樓得之則王恩所逮于予為獨多而予之所以涵濡上德比于安耕桑完室家者其得爲尤大也夫士君子讀書談道明致身之義則進而都俞退而耕鑿莫非吾君所賜此其眷戀之懷有不以畎畝廊廟異者譬之蟲吟鳥鳴各適其適雖于造化未必有補而一氣所均自有所不容已也顧予小子其敢忘諸遂百拜稽首敬名其樓曰凝恩而据摭其見聞杼瀉心思以爲凝恩樓記時嘉靖乙丑十一月二十七日賜進士中憲大夫前任兵科給事中江西按察司副使臣薛甲頓首謹述

紀載樓中之積

誥命四道

敕書二道

先人鴻泥堂前集八卷

鴻泥堂續集十卷

自著易象大旨八卷

四書口義十二卷

大家文選二十二卷

藝文類稿十四卷　緒言三卷

道德經解二卷

傳燈要語一卷

薛氏族譜二卷

已上共二千零若干葉

右樸中之積此吾所需以資老者恐吾子孫不知散而失之將終窶且貧用是揭諸左方俾世守之以毋忘我

聖天子之恩之大

河北墳地圖記

舊地凡十畝于祖芸窗先生居長與兩弟均分之三房五房與吾家各該三畝三分有零于先人浮休先生與弟戚秋君又均分之則一分之内各該一畝七分五釐有零今稱老二房者是也後三房將地一分亦與先人與五房各得一畝七分五釐有零則于家連已地該三

畝三分五房該五畝老二房如舊而已予兄弟凡三人
又將前地三分之每人該地一畝七釐老二房懷秋君
予兄行也又於已地一畝七分五釐內將五分古與予
兄弟三人則五畝之地均爲四分各該一畝二分五釐
矣予長兄無子其一分地該予與二兄均分之各連已
地該一畝八分七釐連五房一半與老二房一分共爲
十畝此舊墳畝數也墳西山外向前爲東後爲西前後
俱狹予于墳後買西庄田三畝植松今石牆內外各一
半南北盡河又買章氏田六畝植松以接連龍脉又于
墳前買徐氏田三畝二分用一半[illegible]進入墳內植松
補西南之缺并五房地俱存[illegible]予[illegible]茂其東

南田一畝一分則貲五大房者也今爲田總計墳之前後新市地十三畝三分幷舊地十畝共二十三畝三分則五房五畝老二房一畝二分五釐予二允一房一畝八分七釐而予一房該十五畝一分七釐墳之新舊前後地盡之矣予宦于外二十餘年先人之壟斬伐無幾其竹篠荆棘蒙昴叢欝塚域幾不可辨予歸而葺之去其蒙蔽砌以垣墻植之松栢又二十餘年而始完凡我諸子姪各念封植之難幸毋剪伐可也

邑侯王公生祠記

西滸王侯之去吾邑也邑之父老罷肙皓首者數十餘人儼然欵予門而告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侯之

愷悌子所知也其真吾民之父母乎夫父母之于子饑而食之寒而衣之未嘗有所求也而所與者必中其欲所勿與者必中其所不欲無他焉通其心而已矣若侯之於我民也叱咤之聲未嘗施焉鞭笞之慘不忍加焉約已而裕人輕徭而薄賦苟有便于民者輒爲行之無大小無難易不待求之而後有所與也苟有不便於民者輒爲已之無大小無難易亦不待求之而後有所去也方其未來盈野流移既其來矣逋逃四歸孰哺于饑惟侯之慈子寒孰燠惟侯覦復侯之所以父母吾民者至矣夫子事父母必有一日之養焉今侯去而羽儀天朝也吾其能愁然乎吾將肖像立祠以尸祝我侯世子

謂之曰諸君子之意善矣顧費將安出則羣然應曰子無憂吾費自吾之爲斯舉也貧者願効其力富者願輸其財遂得書屋于邑之西隅夫是書屋者鄉先生學士水南張公之所築也公不自有而寄於興國寺之僧居公之子鴻臚君鴻儀又能推公之仁以成我邑人之義茲祠之所由以成也吾方愧展誠之無由而費于何有予又謂之曰祠既成矣將何求于予則又羣然應曰夫愛其人者既識其貌則必識其心以昭所以愛之之由識侯之貌者像也識侯之心者文也予之有請于子將識侯之心乎予乃喟然而嘆曰有是哉夫世之不善爲吏者其去也民視之若路人然甚者詛詈之又從而尾

磔之欲識其貌者鮮矣矧從而識其心乎今吾邑民之于王侯不惟識其貌又從而識其心於以見侯德入人之深而諸君子秉彝好德之無已也雖然吾之識侯者詳矣其始也當道奬焉于時公論在學校吾嘗爲學校序之是識諸士子者之思也其終也銓曹陟焉于時公論在縉紳吾又嘗爲縉紳序之是識諸士大夫者之思也今諸君子之思亦猶是也識侯之心豈復有加于此乎請以是爲諸君子復可乎僉曰可哉遂紀其事之顛末而以吾昔言授之俾并勒諸貞珉而疏諸高年者之姓名王君詔等若干人于後凡輸財與力者咸得與焉且曰是思侯之情不可泯也

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卷之六

南京户部郎中門生徐材編輯
户部郎中門生沈奎校正

序

贈蔣道林序

五穀六畜鹽醯蔬果養生之具以進疾病之人則邪氣益增正氣益困及其病復而氣完則所以養生者卒不出乎五穀六畜鹽醯蔬果故五穀六畜鹽醯蔬果之害於生者疾病之咎非五穀六畜鹽醯蔬果之咎也以五穀六畜鹽醯蔬果爲疾病者之害而養生之人欲弃絕之豈理也哉聖賢六經平正通達本乎人心而以告於

本心蔽錮未與濬泊之人則簡編糟粕適足以增有我之私長偏駁之累如使心無累者優游其間明茹其精華而棄捐其糟粕則理義中涵光輝外徹譬猶有生之藉於飲食矣然高明之士又或妄意易簡脫略近功以爲不假誦讀可以頓悟徑造而得之則與因疾而廢食者奚以異哉予少支離記誦中年得聞易簡之說於諸友間而諸友之病亦或有如予之所云者獨道林蔣君超出口耳而又切近篤實據事立言無玄虛空寂之病此予所願親炙而終事之者也今幸同官於蜀庶幾得諸所願以終吾志矣而君又以宗祀禮成將入賀天子則予奚容無一言于其行也爰書以贈

盧日休字序

棄賤砲天字之不美者也或以名焉聞于天下延胡懿卓字之美者也或以名焉而取譏于人是故名號之美者君子不以爲美也惟夫道德積於中功勳昭於時則士無賢不肖皆喜聞而樂道之又從而歌詠之雖其名號之不美莫之知也豈非君子修諸內不求諸外務實不務名者之驗乎予於吾邑者多矣嘗試舉其姓而問焉曰某也善人知之舉其號而問焉人不知也嗟夫務實之驗固如此也金華盧子某少好學名其亭以日休自勉累試不利就官江陰江陰僻靜邦也盧子以其暇務學不倦問又以其號問説於予夫枝葉盛而根實衰

日休之義學士大夫所共知也盧子以日休聞而予以日休答是以今之道待盧子而不以古之道待盧子也惟予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一盧子得其所以不答者則於作德之實孳孳而日闇之然後知予之不答者法門之不二無爲謂之真是也夫丞雖卑而民社寄焉其善也民稱之稱之者說之美者也其不善也民違之違之者說之不美者也盧子修之身徵諸其民即其所自勉者而以自驗則日休之義不益彰彰矣乎然余聞盧子嘗游甘泉東郭二先生之門而與予友松谿程君善三君子者所謂日休者也三君子於日休之義累言而不置則盧子之行雖不徵諸民吾知日休之爲盧子矣

遂書以贈盧子并示松谿以爲何如也

物外英豪錄序

西方大士苦行遺生以身示教雖非所以用之也然其剖析衆緣刋剝諸有能使潛私伏慝無所遁藏如以中國之人用之未爲不可以故英雄豪傑之士身與功成而其塊偉奇崛之氣無所于用者往往委身事佛跡其矯情拂性若自詭於中行而勤苦淡泊之風比於沉酣富貴者何如也稽諸聖門抑亦狂狷之徒歟玉几山人性嗜佛取唐漢以來名人事有關於佛者錄其言行凡若干條題曰物外英豪山人博學工咏歌下逮醫方卜筮諸技術無所不窺少負奇軒軒然有鳴翻抵掌與

志伊吾之興亦嘗受胡短後以與劍客材官嗔目相語難而晚年委順乃如此讀其書其爲人可想見也予上室與山人鄰時從山人遊山人出所爲書徵予言噫予韻不適俗遊方之內久矣又安能以言爲山人重乎顧予不能重山人之書而能知其心山人之心佛之心也以予言序其書亦佛之所印可者哉山人徐姓元壽名序之日爲嘉靖丙午四月十四日

贈郭文麓憲副之任序

徐故侯國自偃王行仁義歷數百年而發於泗上亭長以寬仁肇炎漢四百年之業下逮劉宋朱梁亦各以雄武偏霸一時故其習尚相沿隱然有悲歌叱咤之風強

毅果之人之氣且其地形聯絡青兗襟帶河濟山川巒岩為天下 名勝非文武具備素有聞望者莫克彈壓國朝定鼎金陵徐為畿輔重地暨我成祖文皇帝都燕又為轉輸通途其地益重迺敕憲臣一人總戎政整飭其間嘉靖己酉憲臣員缺銓曹擇可者咸曰莫如郭某宜遂疏請授公公時以名進士歷官御史出守吾常踰三年矣先時公之將考績也撫按守 臣度公政績優異不可留因會章保公且言地方仍饑歉之餘頼公牧養宜暫留以蘇疲瘵報可士民喧傳方幸公之留而不虞公之遂去也相與咨嗟歎息若奪其所怙者予慰之曰爾民知銓曹之意乎昔者置公於常所以為徐也今者移公

於徐亦所以爲常也吾見常爲財賦之地非公生息則不安常不安而徐爲安衡矣故藉公以安之安常者所以安徐也故曰所以爲徐也今公之往涖茲土也必將以治吾常者治徐徐方安則貨道無虞轉輸不匱將天下攸賴矣非所以安常乎故曰亦所以爲常也且重望如公其寬大博厚足以司總督其提綱挈維足以長六曹其忠誠懇惻足以佐天子其任益隆則庇益大雖徐亦安能久留哉聞者乃悅公自律書翕然若寒素士爲人坦夷平易不事邊幅與人語以倒訟者未至公庭而已諒公之心未識公面而朝夕於公側也故無老幼醫[illegible]莫不[illegible]天下[illegible]精於鑒

别故其在多士尤慕且服咸思所以致其愛者敎諭林君等相與推諸生之意而屬序於予予爲致其愛公之情并書公之所以怙冒吾民於不窮者以俟他日

贈邑尹毛雙渠序

今世士大夫自宰輔而下列職于朝者其崇卑不同至令而止有職則有司所司之事其繁簡不同至縣而備縣之所司有學校有錢穀有兵刑其他庶務雜沓紛紜無所不有而蒞乎其上者有部有院有部院之屬與藩臬州府之司令以至卑之勢當至繁之任而上之人皆得以執其司而董其成幸遇簡僻尤得以從容整飭免於譴咎其或地大而務劇則事愈繁而責之者愈備非

夫聰明敏給之才強毅果敢之力鮮有克舉之者克舉之矣而或道不足以結乎其民誠不足以孚乎其上則勢孤情睽實掩而名不揚又安能使其彼此交譽而同然一辭哉江陰於南方為鉅邑其錢穀累數萬其生徒幾數百與夫訟諜之糾纏簿書之委積至於他務率亦稱是觀風者以其大且劇也冠蓋相望於道為令者宜日不暇給而吾邑雙渠毛侯處之裕如自下車以迄於今僅五六月爾不見其有箠楚禁令之煩而民日新不見其有刻核矯飾之行而事日辦不見其有蹈脅歎掌附和雷同之容而上官譽之者如出一口蓋自部院之長暨於其屬凡有事於吾地者旌獎之檄一月而四至

所以極其形容道其政理者無所不盡此豈無所自而然哉人皆知侯有聰明敏給之才強毅果敢之力而不知所以結乎民孚乎其上者固有道也在易之中孚曰豚魚吉夫豚魚無知之物而何以通之誠故也侯之所以致此其誠乎侯為人敦厚而有容明斷而不苛其待民無厲色無矜容煦煦然一以誠信而民之所以化之亦有出於號令之外者以故事不勞而辦令不嚴而行觀風者無所事事則相與咨嗟歎息而稱美之自不容口也茲固侯之所自得者彼聰明敏給強毅果敢特其餘事而烏足以為侯軒輊哉國家待士勞之以簿書期會之末而遲之以臺諫之選公卿之任望之者重故其

責之者嚴需之者詳則所以稽之者不得不備譬之金玉將以為圭璧為干將則夫砥礪之工鑪錘之具交錯備至理固宜然試侯於鄉者夫固砥礪之工鑪錘之具也而諸公之所以發揚贊美之者亦將以圭璧干將期望之哉侯待士尤厚歲當大比擇邑之諸生而親試課試之士感其誠莫不奮勵奮發底於成積濟濟彬彬學參藩胡公預焉而又陵林子適與學專憲許生相與稚胡公暨識公崇重之意而屬序於予予稱侯知不欲以不文辭因敘序諸左方以復君侯之政理尤而大之尚當如古之循良加秩賜服以示優異今日之舉似非所以盡侯者

述意稿序

夫大塊之氣融而爲物其高下大小清濁美惡[illegible]可勝
窮也高下大小吾能形清濁美惡吾識其[illegible]不可
得而隱也窮其所不隱以得其所不得[illegible]於昭
如是然而有脫汗洋遁泥茫洋超然無極之外而[illegible]形
聲爲五音五色爲天物之物夫不物之物我能物[illegible]物
而不囿於物以豢夫千騎之馬千乘之君聲色以足
以將匡夫闔其之子得一金匣翻翻焉而古之至人天
下不與被聲能外聲色臭味以爲耳目鼻口[illegible]
理以爲思術智慮哉能勿累其中而已矣[illegible]
能不囿於物不囿於物而後能脫汗澤疆[illegible]

極之外此古今道德行藝之士其嘉言懿行一代[illegible]
同而皆不容已也國朝郡士以文被爲[illegible]人稱之者[illegible]
事其間而能謹守繩墨不戾時好亦已多矣乃有因[illegible]
未遑思欲追古人而上下之如吾鄉孫君[illegible]其[illegible]
得不愈多乎君雅性貞潔不染世紛獨專志爲[illegible]
其詩清潤宛轉取裁少陵其文沖和縝密以[illegible]家
法而其志則以道之所在有不專於文者[illegible]君
不足觀且[illegible]王李二公豈可想見也殆所謂不[illegible]
者年逾弱冠得隽南宮大爲學士西涯李公知[illegible]
予進取有日方將以海內有道者就正焉而君不[illegible]
[illegible]松栢之生雖[illegible]不[illegible]者而後[illegible]

爲棟梁壓蒼穹如君者有穎異之資而時不逮乎其心力未及追其所尚此甚可惜也君殁君千年而予得其遺文於其孫鴻臚君洽家因爲序之使後世誦君之文而知予之所以序之之意蓋不在言語文字之間而在於脫汗滓通混茫以超無極之外者也嘉靖庚戌春三月吉序

贈林艾陵序

夫建黌校聯師儒以與才俊之士聚處其中凡今天下郡邑皆然也陳之以物墊之以章程凡敎誦講習之方課試董勸之法井然具備凡今天下郡邑之教者然也由此者進之國學升之司徒選登名天曹而授之職

公卿大夫胥此焉出不由此者雖行如曾閔弗獲與焉服習之進取便教者學者胥相安曰法宜爾矣艾陵子獨慨然曰是未盡古之道乃取今法斟酌會通而申明之首嚴鄉飲酒禮以觀其敬次復鄉射禮儀以觀其讓又訪閭巷中有敦行孝弟者登進之相與揖遜以導揚篤行之風士或劣於行者文雖優擯弗齒其為法簡而通疏而明朴而不迂雅而不漓士始而駭然中而翕然今而油然爾矣或曰奚其致是辟子曰夫艾陵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推此道也天下其庶幾乎艾陵子林姓烈名廣之東莞人嘗遊莊渠魏先生之門稱高弟既而與吾友緒山錢子相師友得聞致良知之說學益進其領

敎江陰也悉以是行之未幾而聲聞翕然聞於上遂有欽簡之命予知其道之行於天下也予與艾陵相知深不忍別爲之贈言亦冀有以處我

贈判官俞子序

人之身自耳目鼻口以至一膚一髮畢弗具也耕而食織而衣工而器用所以役其耳目鼻口以養其一膚一髮者無弗有也君人者理此者也臣人者佐此者也堯舜皐夔以此稱善治孔曾思孟以此稱善學下至倏詭奇詭之士游其神於一藝一曲之間亦足以傲睨天機而翕張造化是故奕於秋弓矢於羿酒於伯倫語其術不鹵於王公大人論其道不適於通人達士而究其所

皆各自足焉明乎此者蟲臂鼠肝籧篨戚施咸適其適矣今夫一縣之中有令令之下有丞有尉有抱關擊柝之人其位之尊卑可得而知也更數百年或千百而傳或尊而庀然其名之隱顯久近不可得而知也天下之物凡可知者莫不有不可知者行乎其間此王公大人不得常其尊逸人達士不得專其學而一藝一曲之士所以有恃而傳也縣於海内者一千一百二十有七而吾邑居其一吾邑之中有佐政之任有水利之司有逐捕之寄而丞董其一求泉俞君以明經丞吾邑置身於千有一百二十七縣之中而司其一事秩卑而祿薄宜若歉然有不足而其容充然其志囂然若負南面之尊者

有得於王公大人通儒達士之道者蓋自始就職以暨遷秩守無異操人無異議焉夫足於內者不局於外無疚於其心則亦不泯於其人今君之往也其行之通塞其進之難易大小不可得而知乎所知者惟其無通無塞無大小無難易以期於必傳者也君將行訪予於行邸語及星命予應之曰君之道不限於通塞不局於難易大小夫固有定命矣過此以往又何知焉君忻然而笑遂乞予言書之并以為贈

贈憲副佘東臺之任序

自古天下之治久必弊其弊也必選才知之士出而更新之至於所任之人又必資望深重上下交孚然後可

以一民心而㥯衆志不然雖有才智亦無所用故上之人欲更化善治不惟得其人之為難有人而能盡其用亦難也國家定都于燕又於都城之外擇要害之區設衛所宿重兵而使憲臣一人開府其中者其地有四北密雲南霸州西紫荆東天津皆重鎮也四鎮之設均之養威蓄鋭以連絡氣勢捍衛京畿而事之繁簡不同蓋密雲霸州紫荆專制一面而天津左環滄渤兼海道之防焉四鎮之憲臣其尊均其權一而任之難易亦不同蓋三鎮兵民雜處無他徭而天津途通水陸兼夫役之需焉夫役之為難者何也海濵斥地瘠無居民凡百徵需皆於軍伍中取之又從來者皆多[illegible]夫額有限而

下之誅求無厭一有不愜則謗議沸騰而當道之人遂因以為予奪故雖有才智不得直己而行志惟姑息苟且可以免患然剝軍損國又非有道君子所樂為也故以防守莫繁於天津之軍以幹理莫難於天津之憲臣因循日久軍伍日弊司國柄者廉知其然而思為更新之計故每一員缺必擇資望深重上下交孚可以一民心愜衆志如予前所云者而授之此東臺宗公所以有今茲之選也公以明敏之資備嘗繁劇如庖丁用刃隨試輒效人服其才一矣則歷中外凡尊而部院卑而州縣或長或貳曾所經涉其間毀譽刁害變幻百出一不以動心人服其操二矣仕進者夌躐稍速則人共指摘

有蹤蹟之嫌公由登第以迄今茲遍迴于外者幾二十年而始有憲臣之柄人隆其望三矣才以運之操以持之而又翌以實之有不爲爲必效有不動動必服吾見天津之軍樂安其伍而不苦於夫役之需天津之憲臣嗣居公任者樂有成法而不病於職守之劇也其必自公始矣公守吾常其於民有惠於僚屬有恩某邑某以某之辱知於公也間言於予時北虜方熾羽檄交馳公所蒞於天子有長城之托義不容緩於行也故因某君之請而成之且以壯公之行

燕子磯集序

自儲吏部而下凡若干人詩凡若干首文若干篇皆燕

子磯作也老其時上下僅五十年前乎此者不可知後乎此者不可窮而所得已如此噫亦盛矣凡寓形宇宙之物雖洪纖修短爲質不齊卒歸澌泯惟道德與文章巍然獨存蓋造化爲之扃橐人心爲之範模二者不滅其能久固宜此磯居金陵西北偏前臨大江橫亘突起軒然有騫翥騰舞之勢每風和日晴凭高望遠則淮北諸山歷歷呈秀可以攬取俄而夕照沉空皓月千里俯視絕壁空洞萬仞挂蔓蔓罥層網聲若有鬼神異物往來其間者至或陰雨霏微長風怒號揮霍天吳憚赫草木斯時也英雄望之而失色騷客當之而隕涕此其俯仰之間倏忽變態登斯磯者雖不必一一更歷而所

得已多亦宜作者之無涯也磯舊有漢壽亭侯祠相傳創自建炎無廢已甚正德初道士陳某鄭某始鼎新之二人勤苦精煉少壯若一閱三十年乃成至是有殿有堂有廡有門有面江之亭憩賓之所庖湢井涸莫不具備方將裒集衆作傳播諸梓以昭往示來而未有爲之主者嘉靖某歲予友陳君稷山將授官京師君儻好奇至京口挽舟而上訪茲磯宿焉道士請曰公他日儻官於此茲磯其有遭乎君笑曰諾已而果然乃爲捐俸成之仍托盧生某次之而予爲之序時壬子秋八月也

贈傳中賓少府序

予讀漢史至居官者長子孫與夫循良之吏增秩賜金

未嘗不廢書而歎傷古道之不復見也人君所重者民所寄以治民者吏凡大而朝聘燕饗軍國會同小而蔬果魚鹽布縷力役其類至煩而其事至猥一切取之于民一切取辦於治民之吏然非徒使董其成而已也取民之財將使節其財取民之力將使節其力其勞之者將以逸之其殺之者將以生之分若相懸而情實相聯故縣令爲親民之官以明親之也而非疏之也人君明此道以任臣人臣明此道以承君之令故吏之於民如父母之於子不忍傷之而樂于久任民之於吏如子之於父母不忍捨之而惟恐其任之不久人君因吏之道顧民之情亦從而久任之又從而賞賚之故漢世良吏

或入爲公卿或賜爵關內侯皆是道也自限年之法立吏無久志而奸民之橫軼於法外者亦樂於吏之不久出是權宜苟且之術行而古道寖微矣豈不重可傷乎予閒居不敢輕復公庭於邑大夫之政有所不聞而田里好惡之情竊有聞焉其任久而民親愛之不忍其去者固難縷數亦有視事未幾而民親愛之冀其久於吾土如中實傅君者君嘗吾邑殘毀之後饑歉之餘來視邑篆邑之百務如魚爛絲紛不可收拾而君處之于于治之徐徐不三四月而民譽翕然惟恐其去君郡佐也下理邑事權也雖欲久任不可得也然斯意也古之道也律以今制雖不可行而古意猶存於見古制之尚可

復而良心之不終泯也夫君何以得此於巳 暇間嘗因君行事而竊窺其一二矣君之始至也詢民之所疾苦日莫如糧役庫役每役之費不下千餘以故役者多至破家君於是約已裕民裁縮百費一無所取於民民不知有役也役者生矣又問其次日莫如催科累年逋負當此歉歲一旦併征民不堪也君於是先其急者而緩其餘民不知有逋也逋者生矣則又料理其獄訟之不急者省諭遣使歸農民既省其無名之費而又得以其暇日盡力於農由是流移四歸禾黍盈疇凋瘵之邦宛若完富昔日才能之吏殫智畢力以求之而不可得者君一旦得之君之德汪洋若不可量而實於行所無事

之外未嘗有所增加以干擾於吾民信乎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不可誣也昔黃帝問牧馬童子以治天下之道對曰治馬無他去其害馬者而已矣君之治吾邑者無他去其害民者而已矣豈不至易而至簡歟執易簡之道以御望治之民其事不煩而其民不擾宜君之得此於民也自海上兵興以來吾邑四年之間攻者再圍者再焚燒剽掠邑無完家城郭之外鞠爲草莽幾不可以爲邑矣巡撫翁公憂之甚是故簡擇而使君而君卒能副公所望如此事聞撫臺嘉賞遂下褒奬之命而君之屬與邑之士民亦莫因此而紓其仰慕之私也于是縣博李君某等率諸生請言于予而予亦遂書之語

言以識予之私且冀繼君而治者知吾邑之易治而所以治吾邑者不必外君之政而有所增加也

贈陳憲副少岳序

島夷爲寇焚室廬傷吏士自蘇松而下達於閩浙瀕海數千里之地鮮不罹其患者欲航海問罪則有風波之虞待其來而拒之則倏忽往來莫可逞度此事之難者也寬海禁通市舶使民得貿易而官收其稅上可以供軍國之需下可以省飛輓之費此事之易者也舍所難就所易夫人能爲而莫之肯爲者蓋船之禁重當事者畏而不敢言也朝廷爲海事慮可矣任事之臣以海事累者亦多矣往年出禁臣親詣海上革犯禁之舟事

甫發而犯禁之舟自若也則出大臣以節制之令未及行而議者紛然亟罷去既去而害益甚于是復申前議而增重其權乃始有搗穴夷巢之舉然害終不可息而議者之言終未已也審如是將若何而可耶珠犀貨貝之屬中國所貴重而可以染綵糧粟得海濱之民瘠困無聊犯禁未即罪而可以緩死此利源所在不可得而壅遏者也且夫事有大小勢有緩急今天下之事與勢其最急且大者莫如西北之戍虜與東南之轉輸比年以來益賦預徭征需百出而東南之民無敢厭者幸無戎馬之擾也如復以南夷重困之使之逃死無所變可翹足待爲中國患者誰可以爲其能弭之[illegible]通市

船以蘇東南之民而消未形之患也當今之急務不可一日而不講者也吾常亦濵江之郡也寇犯鄰邑烽火相望而吾郡帖然者郡守少岳陳公力也公明敏沉斷凡事皆預為之防寇既知有備不敢近當道者才公之為文章論薦於庭議欲於嘉湖二郡間增設兵防過湖海交通之道求其人無踰公者遂擢公浙省憲臣整飭其事蓋將以公之施諸常者施諸浙使兩浙之民受賜亦如吾常之民而公亦必量難易度緩急審輕重為國家長遠慮以寬我聖天子南顧之憂吾知他日海不揚波者其必自公所蒞始矣某雅辱公知思欲一言以為贈而靖江尹汪君某以公行有日問言於予汪君材

且賢先時公巡視屬邑築城郭繕其備度非君無可與
共事者故雖已附任猶自當道留之公於汪君爲知已
則君誠不可以無言而當言之事莫大於海禁故予爲
公申言之以卜其成且曰亦公之所樂聞者也

五經明音序

生民之初與萬物羣居而能比類以通之正名以命之
者書之力也書之文始於奇偶奇偶者陰陽之象也有
象而後有數奇數一偶數二一與二合而生生不窮於
是乎有文其點畫偏旁縱橫曲直如毋之字子形貌各
定不可得而損益者也篆變爲隸隸復變爲楷書雖時
尚不同而其生於奇偶不可損益者今猶古也先王之

世設行人之官三歲一同其委任之隆與議禮制度並
稱三重人之生也禮度檢其外文字悟其中道德以一
風俗以同者胥此由也後世考文之官不設學者無所
取證仍訛踵謬惟意所適觀象君子雖欲悟入而無從
趣有有志之士如吾邑王君某者倣五經四子之文而
以六書之義釐其訛繆正其音節使觀者隨所造淺深
各有所得究君之用心真足以裨王化之所未備使是
書得行其為同文之助豈小補哉君老於儒未究厥施
殁若干年而督學黃公行部善其書始為梓行卒成君
志若君者其不終窮也已梓成其子瑛請予序予因而
序之

刻傳習錄序

傳習錄者我陽明先生偕門弟子問答語也先生居夷養素神游高明反觀身心而得其要領無出致良知之一語間又質諸行事參諸聖賢莫不脗合故其教人雖隨才造就用各不同而大旨要歸不外乎此先生沒而其學益明傳而習之者日益衆若我鶴洲錢侯之尹吾邑也一於先生乎取法焉嘗卽是錄以語學者且謀梓而行之以廣其傳而屬序於甲甲不敏何足以與知先生之蘊　然竊嘗私淑諸人久矣雖不文其可以辭謹拜手稽首而為之言曰夫良知者非他也卽吾心之虛明靈覺者也是知也於心為道於性為德於氣為浩然

其名不同其歸一也夫心一也而何以有道之名所以別心於人也性一也而何以有德之名所以別性於質也氣一也而何以有浩然之名所以別志氣於血氣也人之生也氣以成形而理以率之理難明氣易蔽故聖賢設教專於理致力焉學者比類其言反求而自得之則知言存心者雖不言存道心其必不爲存人心可知矣言率性者雖不言率德性其必不爲率氣性可知矣言養氣者雖不言養浩然之氣其必不爲養血氣可知矣乃若言致知而必不爲致聞見之知亦是類爾復何疑哉訓詁學行人各膠於所習牢不可解至或爭鳴競喙以與良知相抗衡而不知其心之所通身之所行苟

有發於虛明靈覺而不容已者皆其良知之妙用非關見之所能為也特人未之察耳姑以我侯之政言之其始也剗類鋤荒糾之以義其既也蘇枯煦弱涵之以仁仁義並行圓神不倚此豈膠滯耳目者所能通乎即此訿之則夫守聞見之知而自謂足以盡天下之理者其說誣矣董子云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夫五伯功業童子未必能知然試即其心術之微而語之則有赧然羞愧而不忍聞者此不慮之知所以為良知也故吾人之學治内不治外聖賢之論人也齊其内不齊其外内苟齊矣則雖一善之微猶將取之而況功業之隆乎内苟不齊矣則雖功業之盛猶莫之取而何有於一

善乎知此則先生言之與我侯梓之之意又可得而求矣侯持身清約人所不堪然非慕名而為之者其他善政率亦如是故予因是刻而推原所本將俾覽者亦因以感發焉

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卷之六